

善

845.76

40-1

清容居士集
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

二十一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遜於建安番易吳生蟾往受易
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為彭翁彭翁之傳
為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秘故謂
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為而神也
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也不名則亡易
願叙其旨袁桷曰夫亡易者非聖人之本旨
也神以合聖人之易斯得矣然則曷為神

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端爲故無体焉存
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生矣而始有變變立
矣而會以理理者其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
數以立者理也用變以立者非理也故曰陰陽
不測之謂神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強
理俾後無以僞至荆州袁慨道絜始受於薛
翁而易復傳袁廼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
始薛授袁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
故士大夫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
曰行成精象數曰續通於玄寂後朱文公

屬其友蔡季通如荊州復入峽始得其三
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
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秘不復出臨
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歆經緯而卒不可得
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
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
道之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
象焉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

以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卦等
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
翼之作有彖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彖
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
彖象其悉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
首之定名以為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
以為象伏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
申言之文王之言見於彖周公之言見於爻
是則不俟予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彖象
傳果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

焉有占焉伏羲畫不變於九六則變見之
占則文王於彖附言之象未始分文王始離之
變之疾者莫先於蠱憂世之深也若分
象則師晉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曰筮
以見者也其即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
彖爻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
傷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尚乎辭辭非理不
能以定人事吉凶繇妄而欲以興先之以
變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繇動成動斯靜
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為象也

大矣夫子於說卦焉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筮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著二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惧溺於占也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象焉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於天人皆本說卦允類以至知夫聰明特達之士不在於醇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積數以成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若遺曰卦以測善筭喻者不能

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雖百世莫能以
解吾故曰非繫辭不能以知易是說也邵
子之說非僕之說也楠不佞讀易二十年歲
逾邁所見益懼紇石烈君希元篤志嗜
古於易精思以求搜摭疑義私嘗歎然莫
能以對卒能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
拘以強附會其精粹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
所告冠於篇首俾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
夫株守偏弊之失則予之所著其果有同乎
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畝言之
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畝因畝為
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畝之秘非書
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畝者也後聖維述遵
文演畝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
旋之默運于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
因名以立義此畝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
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
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

岬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為之主而体
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
年五經廢棄遂復勅取其近似端坐塗
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攷禮主於敬理
生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
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
切於吾身者析而為圖以輔翼朱子之教
抑亦使夫人知為學之序非字義之可盡
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
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徇可謂能

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
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
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
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
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喟其必有以
拯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註序

解經莫賢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
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
書具在也自漢傳註之學興蔓辭衍說

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
乎空言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
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載矣至宋春
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繫於簡冊
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
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
不躡等而進若律之有鈞衡之有權不得
以錙銖差也既又惧其疑之未釋復為問
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
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

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
首不之以窺其藩籬率至於聖人之經旨
莫之有解日泛事于口耳孩提之童齊襟
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邇幼承
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
之書嘗輔翼其未至_(倫)若可疑者則以
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
彰其義衍者隱之函者暢之又理炳著不別
為標的以尽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
以釋經為急而其知行体用之說不蘄合

而有合矣二公所為之誠有益於後世而今
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
知揀擇余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
授受之旨益得以輔遠公書其子季章舊
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
華亭承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
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
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
知二公為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為
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

之與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
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
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
明名物象數器彊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
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
理唯約足以見漢稽古三万言後世嗤之至
朱文公承瀛洛之正傳始為語孟精義久之
憊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傳註具訓中

外下遠速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奧義古
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
君好德東爨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
不達於辯者習譏駁之病撮其精微合
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循途以進遇險
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塞曰見
險而能世知矣哉塞斯通也矣抑嘗聞文
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
訓詁略別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
存東爨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

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
而不可禁予得再讀是書深有合矢訓蒙
之說孔賈遺言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
歟

龍巖氏四書朱陸會序

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碼鴻都嗣後
學者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
占為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
學幾於絕熈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
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

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
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
氏其家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
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
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
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攷過千百
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叙諸家
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刪鄭樵
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
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正曲附

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
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
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之論
為是哉曩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序疑非
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叙易異程氏
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
者也審為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
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醜鹿澤
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
興深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諉屹然

墨守是猶以凡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淳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只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寔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刪繁薈精余於龔君

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則固有異論古
歷舉興廢之說若是以噫龔君之書有侯
夫後若余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
八月辛未素補序
五經約說序
右之學者三十而五經文方其時以力田
致養為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
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十旬
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
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其

絃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
身親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
命之理也。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
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絕掇拾枝蔓
而媮意惰業率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子
之翼易二戴之傳古解之準的也。訓詁別
立為小學析文以言字回字以生義究
其大較邈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
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迂陋猶旁
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

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文氏歐氏始慷慨
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
亦駁駁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
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
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
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
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豉就缶
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
矣此也廬陵宋元翁為童子時能明經明
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為

大義先生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
奧昔人之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
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泉糞
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
由是則焉敢誦所聞美之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褒貶而傳春秋為聖人之餘意也悉貶
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
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
其紀載之法號稱近古凡是非善惡之

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于戰
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
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
于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月幸淪棄
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
行若是者二伯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
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為之書以信于後
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為褒貶貶我三家之傳
事與義例輟輟敬紊刻者若法吏博者若

辯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各不相並而
玩獵蒐擇矧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
而經益湮矣夫因義我例以明聖人之意懼
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
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
著論至於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
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
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
與禮舊章且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闡而
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

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已任纂而
為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
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
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
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
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非卓然成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于理曷
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
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

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
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燭不足以
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
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
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
業則曰修辭立誠而蓄德懿德必聞見
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
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楊雄氏作法言其意
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
出知瀘洛之學淵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

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舉手面墻背竺滔
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困學紀聞二十
卷具訓以警原其言要楊雄氏之志也先
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闡焚棄
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
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
連忽公僉事孫公楫濟以分治慶元振
起儒學始命入梓楠淳淳公門最久官翰
苑時歆悉時以其所著書進于
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楠知先生

事為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
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
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
門人具官袁楠序

大易通義序

郡侯郭文卿

出大

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

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群兒誦書
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
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
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

為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已說
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
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楠學
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
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為象象有
以理為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
之雜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
悉見於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彖不足以
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
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先儒言理者

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微言隻字咸
取以為象角立交病三聖之首泯然莫知所
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
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為程子之
忠臣做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
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
克中字正卿郭侯俾叙其書將入于梓不
讓而為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

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
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
得大羹玄酒夫豈旨於味乎老子之五千言
不得已而為言也道為乾坤之體德為咸
恒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微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形容者也衆妙之門易之門也
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
姓日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箴密
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
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

民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尚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情，無思無為也。埏埴為器，戶牖為室，十三封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為腹不為目，觀我朵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善為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
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
体未濟既濟之謂也不自伐故有功謙
之謂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跋者不立
鼎折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
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家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
即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
甚去奢去泰致恭以存其性也將軍
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
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孫君子之自強不
息也終不為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極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也柔弱勝剛強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
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將
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章矯
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
兩儀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義於斯見

之明道進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謂也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
之數見於六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万之
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
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老
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万物之數
而不盡其說也莊周所謂巧歷所不能算
者猶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

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歷者於是始於易
數之外起黃鐘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有奇以為五行之類數備已
而又為三統之說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
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
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為天下之能
事畢無為老子之言義與生而不有同言
既同則無思無為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靜為天下正
憧憧往來之及說也知足常足繫于苞桑

也其出弥遠其知弥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
之美也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兼損益而言
也懲忿窒慾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
也聖人皆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也善攝生老子之本言致一之美近之矣
道生德畜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
為也塞其兌言行君子之福機也慎言語
塞兌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
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
子石之美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

修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
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玄同不見是而無
問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逆也禍
兮福之所倚碩果不食也福兮禍之所伏
擊鞞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卑而
不可踰貳簋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
長久安土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
朕之羣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
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
之奧廣大悉備也何葉之有容民畜衆

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無咎也圖難於
其易為大於其細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冰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
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
民為非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為百谷王
天水遠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
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
矣曰慈天地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
也曰不敢為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為

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恒五之支詳
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敵也吾言甚易知
易知則有親也知不知勝口說也民不畏
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交得之矣勇於
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
制度則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
及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
日往月來之義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
之內支堅強者也故陰之時用大矣哉受
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

常與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
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
不言所利保合太和乃利于貞矣為而
不爭爭地爭城老子之觀見王侯設險
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固嘗以易釋
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
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
編見示甚侶夫予之所見其文詳順而
實援援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點
聰窒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窮極山川

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
學者也故輯舊說列于前凡我同志知
予之不妄許可者有在也秦定二年七月
清容居士表楠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為藝文志其序醫經
方藥終以神僊十家殿之尋宗探本厥旨
深秘近世習老者則以為薄清淨務名
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為吾學輕重其不習
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為尊吾聖人莫若

班氏緣聲附響深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
未喻也醫經方藥具訓于先古其不得已
而為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實刻意繕
性之士必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
五行乘剋之理七情靡盬之原兢兢揣揣
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
適神者斯近夫神僊之說矣班氏深存其
義而隱其說故世之方士皆荒忽詭幻復
別為一家以自侈靡而所謂非聖不言者
則有戾五福之彙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

何取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下之事胼胝之勞在陳之厄其饑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殫寇結綬爭奪得喪談性命之空而忘事理之實者則有間矣故每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齋一清慕方外學嘗以為醫經為性命之本若冶金鍊石諸秘詭事皆不取殫極年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續出經分緯別定其精良刪其繁雜別為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僊道而其意與班

氏適相昭合高氏衣冠為四明望自獻簡
公閱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即
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內翰公文虎
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至大
宗伯衡孫為端平士脩儀偉貌年八十
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
一清為諸孫得於宗伯為多淵懿之深簡
聞小誦非所可擬疑駁駁手與學僊之道
通故今自號為通僊子云然予幼聞諸老
言葛天民曾景建以神僊說游公卿清言

玉雪苦意冰蘖見者憐而欲成之後卒不就
就最後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
十事之成於吾徒誠有賴未知通僊之本
旨其果能有成也朱文公於老氏嘗曰恐
逆天理信而不泥然未始與浮屠者同其議
悼日月之如流知玄髮之易化高君其奚
以辭因叙而致意焉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
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

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
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
社亡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收其
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

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天寰宇首命秘書
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沉幾遠略與音聖人
意旨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
者不復以徹于上馬侯澤潤之固嘗為中
祕官知之矣暨守四明迺曰明舊有志今為
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為首既塞戶版

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
音之高閤巨闕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
桷久為史官宜有述桷嘗聞之洙泗遺俗
稽之以久遠者道德之澤也說錙銖之利
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虛說增農
日益困甚者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詣
庭若執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
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
政以漁鹽為急儒者詬之維明負山橫江
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

華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之無恒
釋道遺文之盛哀是皆足以增其永嘆焉者矣
迺為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
辭也馬侯為政愷悌惻隱以宜于民民
以不病郡博士矣君某勤恪承命詢索
州縣之所宜間者良備目是得以成書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楠過永嘉張宗魯書塾度河澗李景
山氏手校朱子詩傳謹視之旁行側注朱

墨定竄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
能詩吾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頗
輩出凌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王^黃初
諸子作已憤、不復省鉤矣掇妍刻畫眉
目而形幹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
率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與謂道由是顯
六義我之旨闕如也是歲冬見于
京師始讀其詩於、維虞德生質而不倨
綺而不踰寵衆芳之英馳寄于窮屋絕
域之地而審其昔日之心滿意肆蓋將冲寂

寡廓脫然以逃焉者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
然不怨可也怨已則責難於天誠不怨邪幽
蘭之辭湘壘之賦得而廢之矣若公之詩非
悲其不遇也凜焉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怨
矣又何病焉予嘗從問雲南土風歲弄兵不止
計安出公曰理則人擾則獸豈獨雲南哉退
已書諸牘復識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
者不復著

劉內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間南康劉公為內相宋社

未亡桷髻年侍先處州府君于錢塘獲識之議論雄偉誠竒士也後有客自京師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樞况不能道踰十餘年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次荒略詞臣之名十不存四五是則劉公之文無回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十月其嗣判官君某橐其遺文相過焉俾有叙桷讀之手不以釋夫集腋於裘嘗珍於鼎非精別者不能也尊其所聞之以信後諛言美說非後進之所宜為也東卒

李公謙評公之父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
承旨王公構則曰深妥雄健博碩光明廣
平宗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溫縟宏雅嘉禾
張公伯淳則又曰浩蕩橫逸是數公者司衡
挈手繩將俾夫後之學者翕焉以從其傳信何
疑矣夫以理為主父常患於不工雕鏤委
心以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為是者良難矣
命焉而得所遭事久則論益定之觀其詩又
於當世君羣賢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
克成以家集散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
將刻于梓俾有叙搆讀而作曰嗚呼昔哉
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尚唯眉山蘇氏學至
理學興而詩始廢大率皆以模寫宛曲
為非道夫明於理者猶足以發先生之底蘊
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散焉不能以成章
而諉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途歌
巷語風見之美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
總而有度曲而不倨將盡夫萬物之藻麗

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曰是者非夸且誣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深且密闡幽顯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之亡也詩不勝其弊金之亡一時儒先猶秉舊聞於感慨窮困之際不改其度出語若一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能有以自見若吏部公則親受承安貞祐之傳故其詩清切俊邁足以振數百年之遠響音俾置諸中州之所以編次其何能以辨公諱舉守用之踴葺齋與交運副皆金

進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據傳以永久孰
曰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為荆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
風俗起居飲食之異邈不相近世方理文
治而士大夫言詞章高下復人人殊數
十年來文益媮體益敝乘高駕浮滑
稽恣睢恍乎其不可詰絜系而至於道者不
懼則僨邈源而論之蓋方承平時師表日
增士以其類至尊其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

凡近者尤矜矜然祕重不妄與一道德而
同風俗先王之教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
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山曹邦衡
客京師三年矣閉門弦歌絕造請之跡顧屢
察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
蒐竒粹精炳然而橫陳列懸于簾櫳持珎于
鼎鼐聲味相屬而凌厲感排蓋將合律呂之
變適酸醎之宜者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
則於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隘
博以求之精以思之日遷而歲異當於是

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強為者猶跂而
及文教之洽由是而一曹君勉乎哉往慎廼
塗正轅而行其寧有不至者耶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虜于汴盡汴民咸勝兵抗闔
不得息聞其父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
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平耶余弗
得見得見焉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亡又

四十年

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徭徭江以北
悉撤省而汴為樂土令三十年矣私恠當

時父老言合龜卜特不知得年者幾何人
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為何如人夫壽與
富天不能並畀錙銖之較願與計莫以勝
也大德丙午韓泗州君美書來京師曰
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捕與泗州
交最深官於吾鄉最久與之言文詞道政
事切直近實具令守於泗泗與汴水陸相望
甘旨致問不絕汴總河南十數州得領公府
事上汴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方
彊明艾和游戲閭里登坡陁極棹翳臨

車飛礮動在耳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
泗州又能清謹愷悌祝其神明以養其志
慮休休焉不知其將老矣古之所謂陶唐氏
之民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
四明袁掬為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為宗記始也大宗
非諸侯之制也君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
大記之釋失之缺其大宗小宗乎何取然
則曷為大宗也大宗之法不施於庶昆弟

謂之別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
諸侯以封世守其祀莫敢為宗下于庶人
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者常
宗由大宗而為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
分而言之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別之
義也張氏之各得為宗也奈何張譜始
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
為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
於東昌死復葬焉有子五人長曰叔溫為
高沙屯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於他國皆

別為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
軼於兵迎而數之首豐縣之禰悉張氏子
孫更數十百年宗不能易也高沙之禰居
東昌合豐縣為小宗始高沙為大宗宗各
有別尊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于姬至周
而氏著祖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
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
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
合賢與貴侈而書之失近據遠譜其疑矣
惟貴與賢不偕同也誠貴矣非賢不能傳

使果賢耶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墮
於河族厄于逝今其孫若曾咸曰別為始
者猶邇也至東昌而復別何敢忘之大和
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為譜辨宗百世猶今
也且昔之不幸吾猶慊慊焉噫敬父之心
思而深肅肅然念其先敏儒以自持其興
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為宗正府左右司都
事大德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
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為之記太子父學
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為譜史

官表摘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黃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遠世系昭穆
混錯若不可考置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
聞也禮莫詳於周展親別宗強本弱枝之
慮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
日尋卒之顛覆債絕何也其所以繼之者
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
經繇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
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謂

諸侯之別子為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
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為王公其所以承
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牒學廢
姓氏殽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
可紀而姬氏享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
散軼僅存後王盛衰抑無以議為矣或者
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遠
然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
噫立禮以辨位位尊而益爭昔之聖人夫
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無窮

若不可詰者數存為耳矣廬陵羅氏譜繇
唐至今為世凡有^十五為派凡^十有八旁
行邠上如指諸掌合職方氏小史之記責
盛累葉者亦莫能並統宗合源一其所尚
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
謹終之以卑讓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
桶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謀將有感
夫昔時之興廢企為若不及而終之以自
勉者亦微羅氏譜之微旨也延祐丙辰八月
史官袁桶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兼稽焉歐陽子作宰
相世系切切然將私其親然卒教世亡軼
是則凡言譜牒者缺之焉得矣氏族混於
周之東遷祖以為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
因其官簿以相沿襲益繁多矣繇是為
賜姓為缺文一氏而兩望同源而別派至於
推律觀物慕恭風嚮化雜然而前陳其避禍
者託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漫不可考竄易
傳會紛紛然莫能辯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

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世不遷者德如
后稷焉可斯矣后稷而不能則凡為吾徒
者得無惧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均小人而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于
孟子子然而私淑之道克子孟子而能為之
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
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
富其心博其旨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
危氏之盛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為是矣
維澤州大夫於桐曾大父樞密越公同

淳熙進士同乙科同著作同為番陽文教
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
其墓楹未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疇
昔若是譜非子叙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
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粵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日異
辟雍居俊游尤為準繩音節程度更創造
變雲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輒困躓本
得上方是時蜚美溢行為時所推重連日

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邈音聲之近絕師
弟子之敬和筆繕札傳誦不止其好慕實
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為余
師剡源戴公言為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
熊公據案瞪目鉤深摘微落筆澄徹理融
意新整蠱則績而珠纚屬也未幾失仕東歸
沉寘簡編中林窮厓之然恣橫溢問發而安
之有命不憤不悱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
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噫陶唐氏之之歷
年滋多精深憂思愈遠愈在極罔陵遲諸

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泯
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不勝弊焉
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強仁者之
所宜知嘗聞公閉門尽心索六藝之蘊以
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
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竇媚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
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
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庶貞歌相表裏

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為高下論也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竒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辭辨豈亦其所自制不故昌黎韓子謂凡為文宜略識字則世所以為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為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為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

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
極群藉之要見於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
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言
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
幽美之平行搜竒尊聞包絡摛拾因韻以
廣卒為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
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
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微與昔顏魯公
為韻海鏡原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
者謂其捃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

不具而今也卒俟君以成合流納污愈遠
愈清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誦所聞
而因以序之

鄆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盛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
審情者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
於自然憂辱恐懼蓋不能以相動也二南
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百
於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錄於風雅書於春
秋後有述作尤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

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

皇元一海宇累下

詔郡縣孝子節婦按

實旌植是謹鄆城主母其狀回馬氏年少

喪夫養姑鞠子織粟尽恩禮闈戶循飭四

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

事禮部錄是得加桓表焉榻待罪太史歲

終常會以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

也凡我同志什為詠歌先之以憂勤終之

以燕樂足以見夫國家德化之廣非止為

王氏榮也豈不美欵長子子簡山東宣慰府

掾李獻今為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
不求合於禮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而不
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至於湯武出而
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為之珩
璜以節其步武為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
黻有度尊髯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
之復品節而備具之噫可謂至矣世益衰
而法益繁悉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幸者

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於是書始備
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
文儒為牧守公私閒暇擊手辯享醴會寮屬
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
模鍍以取衣食而聞之建蜀之益且其最著
者也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
為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曰處其中客
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黃詩擇其適意者手
書為編寓物詠歌與道游遨休休為不知
其年之將老毛如是者七年而燕死舊書以傳

距于今四世矣。楠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
有手校九經旁說疑義，皆附書曰左、右、家、為、
精、善、欲、從、諸、父、一、觀、而、未、得、又、欲、合、諸、父、
之、藏、分、第、為、目、錄、亦、不、累、竊、嘗、謂、天、下、之、
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
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已、丑、之、
灾、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
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
有、以、啓、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
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

存者敢不齷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
前人之意謹次其本始書以為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馬馬雜觀而無擇濫閱而
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考好古人之言行意
常退縮不取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錄史
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
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
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子為文
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奧茫乎其無所適從

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為
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
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為實也二人泛
而雜學不如一執云之為精也往者書未模
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
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
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
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
于火偃仰草茨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
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

將從事於內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
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
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錄作夫昔
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
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
過以為表氏新書目序首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戴記帝王疆理不盡於衡山而虞
書致日延南極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
賦使者雖歲往返亡害也馬伏波議兵法

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潦霧蝮蛇之地其
得意自叙反不若賈君房建罷擊手議時俗
升降略地定功後王所尚者然與唐置安
南都護府獻令詳簿同羈縻州開元詔太
史測天下畧交州為南履準事與唐帝
類不聞其有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認旨
以肆誅索一不得意而曰損國體者是誠
盜臣也已

世祖文武皇帝神幾洞察不加以兵而安
南畏威不敢朝終五世削王爵以奉貢

今天子即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
方拜禮部郎中為使副以行辭命專達儀
注品節唯子方是毗入其境不旬日卒致
命以還稽諸往使五十年所未有也還都
示予行記一編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訓也
予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徹有衆誓命焉
有考山川導別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詳於
貢書至若贊帝德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
不能子方以論撰奉使事三者將兼而取
之誠於詩書殆相表裏矣嗟荒酋長悞知

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珍麗
媚上以營夫已者子方不知其說也是宜
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年月日表榑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後王以品秩益展其追
榮做古則令至于是大備

今皇帝嗣大歷服榑時在翰林得與議典
章儀注僉曰勲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
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
皇帝曰可輕外重由非廣孝道視所居官

咸大賚之 詔下皆叩首望闕謝 浙東元
帥府都事白君堪即以其所宜封者為母
盧夫人請于 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
皆中原望族盧以文詞鳴翰林白氏再世
持雄辨清言冰雪縑藉聞者莫不興起若
是者尤足以振耀也噫世之岷然因其夫
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
足以厭服于當代恃其世家白君之所不
敢朝夕溫清陳白其所行事秉心以公張
弛興革孰不曰是真世家彼夸詡者誠不

足為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為歌詩以
贊，俾桶首為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史
官袁桶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為高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
國學考文，其悲哀促急，不能一朝居。四方
翕然取，則凌躡上第。至今殘編斷牘，讀之
令人嘆恨不已。蓋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
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為則，又韜匿冲晦，
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

明于史孰土其貌癯然其語泊然僅知其為
長者也下世十餘年子汲以所為詩文十
卷號甬山集相示貫穿籠絡悉本于五經
之微旨而優柔反覆羈而不怨曲而不倨
藹然六義之懿宮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
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之號能為
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輩流實居其
寡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
維昔秉義公以盛德燾裕世科聯踵今五
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為有光汲能

廣而傳之惠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
豈不韙哉秦定二年冬十月表楠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為禹會諸侯之所自嬴政一登而其
山水之勝迄兩漢孫吳莫有表章或者謂
當是時征伐蠻粵為用武地而士大夫在
朝廷簞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顧安得
從事於荆榛險絕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
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
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兵壑

其悲離感愴不在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絕
搜竒扶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為南鎮
將騁懷以攄其所尚故今之言游山水實
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
之任者得兼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
使鎮會稽所辟幕客皆知名士號為絕倡
後人作為蓬萊閣蓋取微之詩語唐宋鉅
作悉刻于其上雲內王侯尅能文蒞是邦
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迺曰昔之
諸賢意必有在茲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

肅和寮寀之靖共飛觥擊壺以行夫微之
昔時之盛巖壑交映神閑意消不苛刻以
暇豫彼俗吏瑣瑣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
士今賦詩若干首楠與叔能同官于朝
審平昔清靜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尚
能為俟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清客居
士四明袁楠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
之不得已也金徒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孱

什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一者有焉
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
僅得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
矣上而高曾不復有能言矣余嘗攷夫譜
謀之書秦漢以後牽強附會世表姓纂察僅
取其近侶作史者不得不爾此為子孫者
罔敢以是為傳信河陽馬氏蓋皆昔時之
望族今元帥公知夫高曾以上之不可以
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為之旁行側注官位
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慎其終用意

弘遠將以期其子孫之日盛嗚呼百年之
計莫先於德德愈種則見於後人者不俟
而自至晉丞相王文獻公道守渡江始立家
譜不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絕書馬公
之意蓋若是願相與勉乎哉則得之矣秦
定二年七月乙卯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廣信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歲時維三月值
其嚴君始生之朝作為歌詩而終之日移
忠云自茲其立志誠遠且大矣夫仕莫不

欲榮其親仕貴矣所尚貴乎自立不爾則
其於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
賢者之格言以佩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
離乎都門超識遠挹先之以不苟若此
余嘗於殿廬識之冲然其容介然其操審
必能有異乎衆也暨余還里咸言其在
官也竒表不入於市貴使不登于庭盡
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蓄足以行所願矣秦
定三年秋八月同校父江浙始見其屬和
者凡一編嗟夫古之果於正誼必寧于夫親

而為親者計其誣辱將與之同患難而不
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
筮敷歷既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
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日也因申其旨而
為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棗栢序

周考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為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
地力彌望數十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
春秋避兵輒土窖稻麥老稚潛匿叢薄
中丁男健婦守舍相偵伺黃塵翳天猶能在

旁近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挺箠盡
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則皆係累長驅街車逐
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知其
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
未能也吁誠可悲也夫

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為樂土今四十餘
年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
欵歔繼之以幸喜野無間民而詩書庠序
之教駸駸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彥祥於
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

為生乎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
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其前者若彥祥之
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不
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猶耳接而身
受至其諸孫則蔑有知之者噫豈非愈後
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
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為之記
善為歌詩者將別為二編迺首為之序彥
祥今為某官

白鶴詩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旨醮於崇真萬壽宮特進宗師吳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三集雲中指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溫執事有恪皆承睫仰視一口焚奠慶士大夫各為歌詩以侈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通感惟今

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歛福以錫庶民籲天請命實不私於己祠祭之事遵叙以行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嚴歲祠

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
行事實過於彼而祝釐奉祀以承上命
者罔敢暇逆吳公蓋有之焉絕地天通昔之
聖人將以止夫機祥之說天人之際合於
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稱
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為之序

春臺詩序

老氏之文孳以澹然無欲為至道故凡人之所
同然者必激言以相反至於榮觀燕處其
徒日廣其說則曰吾教必若是侈靡盛

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如登春臺彼嘗非
而鄙之今考其所為若不相侂視其言者
吾猶以為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
以為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然樂
其身非直為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
於閭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
今海宇一轍戶口田野休養蕃庶涵濟
聖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慕古於是乎得
之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
也極枯槁禁制以為至樂矯然者也惟熙

嘗為威茂安撫司僉事今屬國史府通
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天年同衆
以求用於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
其戶冊朝之鄉士咸為歌詩而稱為之序

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自慶曆以來為正
宗舉天下師之無異辭宗金分裂群然師
眉山公氣盛意新於科舉為尤宜至乾道
淳熙江西諸賢別為宗派竊取國策莊周
之詞雜進語未畢而更事遽起而輟斷續

鈎棘小者一二言長者數十言迎之莫能
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虺豹竦而魚龍雜
也嗚呼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
正凌厲乎諸子真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
讓後之人懼蹈齷之譏卒至於濫觴淪胥
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桷與端明
曹公之子伯明甫為翰林屬其為詩文如
桑麻穀粟切於日用不求酸醎苦澁以傷
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見於事物
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為先言實次之言不

勝不足以害道翁夸詡含譏以射人者
猶懼其不解方手指其說曰吾意蓋有在
若是而懼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老再
為編脩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来

京師

為文若干卷得而讀之其哀窮舉躓略枝
葉之學舂容雅馴以循夫規矩它不能以
詬病也夫慕其輕浮而欲求侶於瑣瑣者
伯明之所不忍抑有聞焉老而能與學子吾二
人之所宜繼炳燭之勤願相與切磋焉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
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
以動立上意其言若諄切懇執疑後進之士懷
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
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
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
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

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為今世
無是決矣吾徒當力與子為已閉門息心
耕六籍之圃溉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
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
塘囂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明囁
嚅之勞下帷授書矜佩森立公卿貴人皆
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
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
藉人咸以為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
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

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
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
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
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
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
為盛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
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
取者苟不以是道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
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
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

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切繫之氣極于簡
冊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為無端焉
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
盤礴慘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
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
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
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
躡深愴悅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

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土覆與世為
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
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為編修官議當叙遷
曰愚名居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
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
之理炳于膏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繼昔
從祖父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
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
力去邈乎高風趾嫩不墜土謙以居之仁以
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

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議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
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
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斲而腹果介
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
者心誠知之孰慙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
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
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笑語焉
簡然行焉恂然嗇焉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

之言文辭位貴重者新新不自表夫子曰
道不同不相為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
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
所為詩文幽挈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
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恂使果
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為蓄蓄極而光遇
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挈子弟勝
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

四方劇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
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
論翺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孫
吳書橐鞬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
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為寡少噫弊成
于過高安其所常義我不能以自勝恬不知
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笑當咸淳
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避未幾
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已南望
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

家君為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惑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笑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楠與之交寔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偽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飲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

違寧無介然者乎今歸于家其老者必曰
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
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受去魯曾之
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
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
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為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
雖更百吏為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
詰之辭古無所對歲部使者入境吏曹

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名押題署恣
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摭十不
得一二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
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徒法不足以致
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為法以禁其過久
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
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
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
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
以事至重闔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

旬月以俟迺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
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今夫幸民之饑
乘而弊焉者群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
之則民之死者益甚法顧安得以救有司
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
安而不改其執力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
習卿御史府舉為游右肅政從事習卿精
敏簡廉典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為法
其絕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
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洒然無俗

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
令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為至重故余舉今
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為彼
瑣瑣守父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語召龍虎山嗣漢
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
之要教繇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今上
即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
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為祠官將行

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尋為無窮
禎祥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
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
會其為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
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
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
子之學法於簡易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
困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癘必責其徒其
徒則曰吾無為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
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

二十三

